

他是著名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以及民族音乐研究专家；他在传统马头琴的基础上进行过3次改革，将马头琴演奏艺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新阶段；他举办首届国际马头琴艺术节并创吉尼斯纪录，《万马奔腾》被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他是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马头琴专场音乐会的唯一的中国演奏家。他就是蒙古族马头琴音乐代表性传承人齐·宝力高。



再次见到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是在今年夏天。轻盈的步伐、诙谐的言语、敏捷的思路，让人很难将眼前这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着牛仔劲装的大师和七旬老人联想到一起。

天才走上专业路

齐·宝力高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7岁那年，父亲知道了他想学乐器的梦想，就请了一个木匠给他做了“潮尔”和四胡。那时每逢过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都会请来一些民间艺人到村子里拉马头琴、四胡，吹笛子，弹三弦，整天不停地演奏。看完演出后的第二天，不识谱的齐·宝力高就能够凭着感觉和记忆模仿艺人给母亲演奏这些乐器。8岁时，他就能和那些民间艺人一起合奏几十首民歌了。

1958年，对于齐·宝力高的艺术人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9月底，内蒙古实验剧团（后改为歌剧团）孟和团长去科尔沁草原招收学员，刚刚小学毕业的齐·宝力高给他们唱了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用四胡演奏了《嘎达梅林》等蒙古族著名曲目。孟和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极具音乐天赋的蒙古族少年，齐·宝力高被孟和带到了呼和浩特市，从此走上了专业艺术道路。那年，他14岁。送别时母亲在村口含泪对他说：“人这一辈子要学会和自己过不去，千万不要和别人过不去。”这句话成了齐·宝力高60年艺术生涯中的座右铭。

到了呼和浩特市，齐·宝力高有幸师从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家桑都楞，向《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作词作者美丽其格学习乐理和作曲。空闲时，他还学习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并且将小提琴的跳弓、快弓运用到马头琴的演奏当中，大大丰富了马头琴的艺术表现力。在专业艺术团体里，齐·宝力高不断汲取艺术养分，为他日后的词曲创作及马头琴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艺20年后的1979年，齐·宝力高参加了国庆30周年文艺演出，他演奏的《万马奔腾》获得作曲银奖和演奏金奖。之后，他创作的《草原赞歌》《乌审召新歌》等马头琴曲目，也受到极大好评。

“没有恩师桑都楞就没有我的今天。”齐·宝力高这样说。桑都楞将他的演奏技巧全部传授给齐·宝力高。正是在恩师的鼓励下，他才将马头琴演奏艺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新阶段，并且在传统马头琴的基础上进行过3次改革。

三次改革马头琴

齐·宝力高对马头琴的革新始于1973年。那年，他随内蒙古歌剧团到锡林郭勒草原为牧民演出。齐·宝力高独奏时，天空突然倾盆大雨，而牧民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地上欣赏他的独奏。他被牧民的精神深深感动，坚持在雨中演出。雨水打湿了马头琴的定音鼓面，马头琴的声音开始嘶哑进而失声。从此，齐·宝力高萌发了用没有汗腺、防潮性能好的蟒皮面制作马头琴的念头。此次改革，增加了马头琴的音量，扩大了音域。

齐·宝力高对马头琴的第二次革新是在1983年。那一年，北京交响乐团借齐·宝力高排练李沪光写的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排练时，蟒皮面的马头琴常常跑弦，共鸣箱也不理想，因此他产生了再次改革马头琴的念

此生只为马头琴

巴依斯古楞



头。他找到了内蒙古歌舞团乐器厂厂长兼乐器制作师段廷俊，请求他用梧桐木面为自己制作一个马头琴共鸣箱，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1996年，白松木面的马头琴又在齐·宝力高的构想中诞生了。这次改革后的马头琴，在重奏、齐奏、协奏乃至与交响乐队合奏时，音质音色都得到了空前提高，极具穿透力。

第三次改革时，对西洋音乐比较了解的齐·宝力高在马头琴演奏法里加进了小提琴、二胡、四胡、大提琴及原来没有的跳弓、击弓、碎弓、抖弓、连跳弓、砍弓、连砍弓等弓法技术，他还将传统演奏法中的多种“定弦法”和“演奏法”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类，使之逐步规范。

马头琴合奏开先河

齐·宝力高不仅是乐器本身的改革者，还是马头琴合奏的奠基人。1986年，齐·宝力高向团长打了组织马头琴团的报告，经批准后，他将所有在内蒙古艺术团体从事马头琴演奏而且技艺不错的乐手集中起来训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些演奏员的弓法、节奏、指法统一起来。几个月后，经过规范训练的马头琴队伍诞生了。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齐·宝力高带着队伍齐奏马头琴，轰动了内蒙古。艺术团被命名为齐·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团，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9年6月20日，中国马头琴学会在呼和浩特市成立。齐·宝力高担任马头琴学会的会长。当年12月26日，齐·宝力高率领27位马头琴手在北京音乐厅给中国音乐家协会作了专场汇报演出，受到了音乐家们的高度评价。马头琴自古以来多是以独奏形式出现，齐·宝力高第一次将马头琴以合奏的形式展现给世人，开了历史先河。

2001年，在呼和浩特国际青少年马头琴艺术节上，齐·宝力高率领1000名马头琴手以一曲《万马奔腾》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2006年8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齐·宝力高率队为来自66个国家的华侨代表和各国友人奏响了马头琴和平之歌。此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他组织演奏的马头琴合奏曲《万马奔腾》更是让世人领略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让马头琴走向世界

在齐·宝力高的不懈努力下，联合国世界马头琴协会成立，齐·宝力高担任主席一职。在成立仪式上，他面对各国媒体骄傲地宣称：“我要把世界当作马头琴的演奏舞台。”

齐·宝力高今年已是70岁的老人了，但是按他的话说：“在拥有几千年历史的马头琴领域，我并不是老人，我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相信有朝一日，马头琴能够成为世界的乐器。”在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10月20日，齐·宝力高一手创办的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唯一的马头琴专业高等院校，由齐·宝力高任院长。学院以专科层次教育为主，设有马头琴演奏专业、马头琴制作专业、钢琴调音专业，目前已有100多名学生。

为了让马头琴走向世界，2014年10月，齐·宝力高策划创办了首届中国国际马头琴学术研讨会。“举办此次研讨会，对弘扬草原文化，推动马头琴艺术国际化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齐·宝力高充满信心地说。

他是话剧、电影、电视界的“多栖”演员，身上却有着着一股难得的书卷气，因为他坚持“要成为演员，而不是成为明星”。

舞台上，他总是潇洒自如。他信奉好的作品是演员与现场观众共同创作的，只有触动了观众心灵，才能产生真正的共鸣。

他说自己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在吹灭60岁生日蜡烛时，他用六字感言“玩、学、做、悟、舍、了”，希望自己的人生达到自在从容的新境界。

他就是新任中国剧协主席——演员濮存昕。

濮存昕

戏比天大

姜 潇 许雨婷



1953年7月，濮存昕出生于北京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表演兴趣浓厚。1977年，濮存昕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1986年，北京人艺排话剧《秦皇父子》，需要一个演员饰演太子扶苏，空政的濮存昕被借来参演，没想到，演出效果博得好评。从此，他扎根戏剧舞台，痴情于这块方寸之地，近30年。

“少年时，我跟着家人去看马连良先生的戏，对舞台上的‘角儿’充满崇拜。如今，自己也成为观众愿意为你去买票捧场的人，百感交集。”濮存昕说，他曾收到一封来自海外留学生的信，记忆深刻。信中说：“每次回国，北京人艺是我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不期望与你签名合影，只想确定你是不是还在演，还在舞台上。”

观众的这份厚爱让濮存昕感动不已。作为一名演员，濮存昕认为戏剧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层是可看，第二层是可赏，最高层次是可品。“戏剧的终极追求是戏剧家可与观众共同创作，从观众的唏嘘、鼓掌、欢笑声中，演员可与观众进行会心的交流。”

濮存昕说，演员不能安于一隅，做个浅薄的人，要有阅读、有谈吐。而他称，自己的所有知识不仅来自于阅读和生活，还来自于内涵丰富的戏剧，来自于那些他所扮演过的人物角色。在30年的演艺生涯里，濮存昕也与那些角色一起成长、升华，甚至融为一体。

在电影《一轮明月》中，他深情演绎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一生；在电影《鲁迅》中，他塑造了孤独却温和抒情的鲁迅；在舞台上，濮存昕用了20余年时间，演绎人艺经典话剧《李白》，他自己也认为与这位挥洒自如的诗仙“浑然一体”。

“戏剧工作不是‘拷贝’艺术，而是靠观众的现场观看，靠戏剧家一场一场地演。”濮存昕认为，“我们中国戏剧家协会里人才济济，但每个大腕名家的背后是‘台下十年功’的耕耘，光环背后是付出的汗水，因此我们更看重的是观众和这个舞台。”

“演员一定要尊重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存在，正所谓‘戏比天大，德如地厚’。从这个意义上说，演员不是普通人，还有向社会传递真善美的责任。”

“我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感谢伟大时代所赋予我的一切。”当选中国剧协主席后，濮存昕表示，他热爱舞台，尊重这个行业里所有从业人员，愿意投身其中，与剧协全体同仁共同努力。



濮存昕在话剧《李白》中饰演李白。

向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

徐光耀出版420万字日记

张晓华 王国晴



他是文坛宿将，从被誉为“红色经典”的小说《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到75岁高龄创作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昨夜西风凋碧树》，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精品佳作。他也是抗战老兵，13岁参加八路军，身经百战，历经生死考验而正气浩然。他，就是出生于1925年的著名作家徐光耀。在90岁高龄之际，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又奉献出了意义非凡的文字——十卷本420万字的《徐光耀日记》，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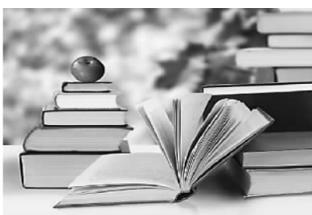
从1940年开始，徐光耀开始记日记，70余年来很少间断。徐光耀表示，写日记是自己常年坚持下来的一个习惯，可以记录下个人生活的点滴，算是练笔，同时也记录了历史。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徐光耀日记》内容涉及多个历史时期，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时代风云（左图为徐光耀和他的日记）。

（据《河北日报》报道）

●物有“物命”。一个投入情感的东西，不是静止的状态，它会成长，有其命运。创作者投入的心力，赋予的生命，会随时间延展。
——著名设计师马可谈设计。

●文学就是人学，它应该对于人、人物命运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和表现。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典作品比较少，我觉得这和我们创作者的心态是有关系的。要想有一个经典作品出现，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浮躁。
——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经典作品。

●中国整个文化里面一直强调三个字就是真善美，而真又是善和美的底线和基础。如果一个事情和作品不真诚、不真切、不真实，就谈不上善和美。善是一个宽容心，是一个好奇心，甚至是一种关爱。如果没有一个善的性格，很难了解别人的世界，也很难有兴趣去理解对方、理解别人。



你会变成一个很狭窄、很自私的个人，也谈不上上升到美的阶段。
——电影导演贾樟柯谈电影中的“真善美”。

●红色经典也好，主旋律创作也好，面对翻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和立意。经典并不是让你去炒冷饭，不是让你去临摹，是希望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更好的创作和更好的发展。
——导演高希希谈红色经典翻拍。

●一是中国的特色要比较清楚，就是人家看起来确实是中国的东西。另外，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不是为了简单地“走出去”，而是做真正是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化。还要考虑国外读者接受的倾向，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你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它能够接受，一定要琢磨这个事情，把它作为一个市场去琢磨它，你才能够做出来。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钟制宪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读书养心。读书就是滋养自己。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能夸大它，它不能阻止地震的来临，也不能改变金融危机。它能改变什么？它改变的是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态度，是我们自己



和世界相遇的方式。
——学者于丹回答“读书有什么用”时这样认为。

●中国的电影正走向两极。一方面，主旋律影片市场趋于小众化，如果没有政府推广，市场票房很难看。另一方面，泛娱乐化的电影，尤其是一批耸人听闻的低劣影片，对市场的培育和观众的信心，是双重的打压。主旋律影片与观赏性、票房未必冲突，关键看你想传递什么样的思想，用什么方式传递。一部优秀的影片，自我批判精神必须有。艺术创作与新闻发言人完全是两码事，艺术家创作的文化产品不能只是政策的图解。
——导演陆川谈主旋律电影。

（崔乃文辑）